

13

T 5422/7671

鴻苞

卷十五之十六

表士傳序

表士傳序

有人云十源天下

皆備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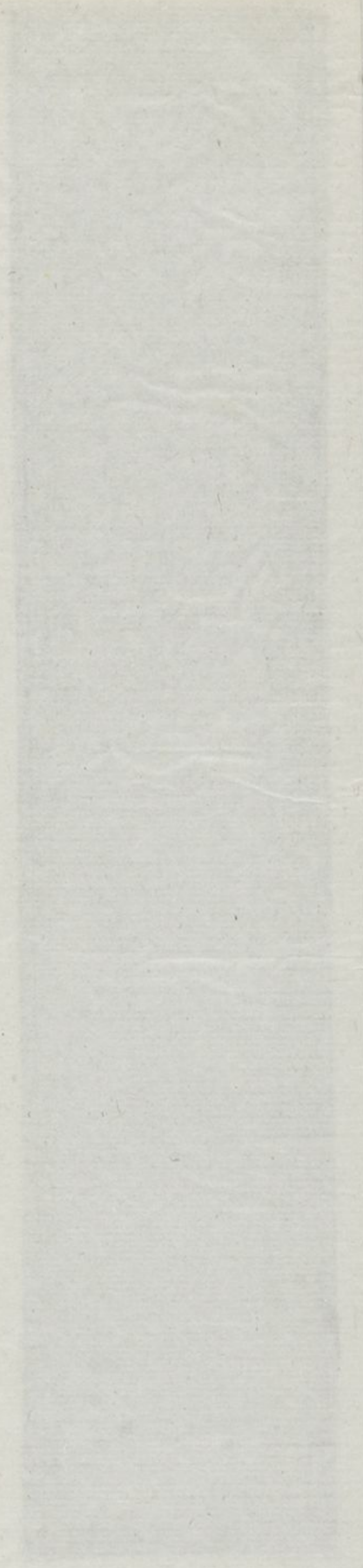
天地下余有

言四

明

西

明



鴻苞集卷之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閩國琮聘之校

義士傳序

昔人云子源天下義士後世負氣義慷慨男子或
感觸時事身丁患難徃徃攘臂褰裳願與臧洪遊
于地下余每讀書至此私心壯之至爲酸鼻技淚
焉世道之交喪也平居握手論心動指皎日盟白

水一朝炎涼異候盛衰殊景心撼于利害情變于存亡轉眼胡粵掉臂路人甚或擠人自脫賣友取利操戈而下之石也臧洪家犬寧食其餘乎作義士傳或云龍逢比干之屬天下大忠忠義一道子棄而不錄何故曰君臣大義等于天地忠臣彪炳爛于日星史傳所載斑斑矣余此采輯獨爲義士標表存友朋一倫耳雖然氣義男子寧有輸心友朋而不抗節君父者此非矯飾良本天性蘭香桂辛豈有擇而改乎

左儒

周宣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其思革子

其思革子與石文子叔愆子三人同詣楚王道逢
饑餒不能俱活二子推衣糧與革子而死革子見
楚王楚王旨酒佳殺享以鐘鼓革子愀然憂悲王
問之革子語以故王義革子賜黃金百斤命收葬
二子拜革子爲相

豫讓

趙襄子殺智伯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
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
之獲豫讓襄子曰智伯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
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
啞襄子出讓伏于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
讓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
之焉以致報仇之意襄子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
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

青筭

趙襄子遊于囿中過橋馬却不肯進青筭爲驟乘
襄子命視橋下類有人青筭見豫讓伏橋下叱曰
去長者且有事青筭曰吾與子爲友賣友不義不
告其君不忠惟有死耳乃退而自殺

張胥鄙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胥鄙有罪
拘將死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于道乃知其夫吾
也輒行而辭曰義不同于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
君子不爲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
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
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于夫吾故不受其任矣
今出我以夫吾故也吾庸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
夫吾聞之曰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

不可以按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寧立于世
乎遂絕頸而死

虞卿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
乃遺趙王書曰王使人疾持其頭來趙孝成王發
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見趙相虞卿虞卿度
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齊偕亡走大梁

貫高

上過趙趙王張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
趙相貫高趙午皆怒上過柏人貫高等壁人於廁
中上欲宿心動而去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
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
自刎貫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
檻車膠致長安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廷
尉以聞上賢而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
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遂絕亢死

樂布

漢殺彭越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收眎者捕之梁
大夫樂布使于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
聞上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也王與
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
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
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拜爲都尉

灌夫

孝景時竇嬰爲大將軍田蚡乃爲諸郎已而蚡益
貴幸嬰失勢賓客益衰獨穎陰灌夫不去

任安

霍去病擊匈奴還爲大司馬衛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士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惟任安不去

孔車

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惟獨浚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張酺

竇憲既誅其弟篤景瓌皆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景至是上疏曰方憲等貴寵羣臣阿附惟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臣伏見夏陽侯瓌每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議過厚不過薄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得獨全

云敞

云敞字幼孺事師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爲博士漢平帝以中山王卽帝位年幼王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畱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連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腰斬磔死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

卷之十五
十一
千餘人葬以爲惡人黨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効吳章弟子收抱章屍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以爲椽

劉茂

劉茂字子衛光武時爲太原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之於朝詔書卽徵茂拜議郎

劉文饒

史稱劉文饒寬寬洪有大度常行有人失牛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言解駕牛與之步歸頃認者得牛而送還慙懼文饒謝遣之爲南陽太守用蒲鞭示辱而已爲太尉夫人欲試公量五鼓入朝令婢以羹汚公朝衣公都無恙意但徐曰羹爛汝手耶有客來詣寬寬遣奴市菜醉還又不得菜公乃罵之爲畜產須臾遣人視奴疑恐自殺曰此是人而罵爲畜產爲辱孰甚故吾懼其死耳余每覽公長

者狀自顧猶存褊心慙愧欲死以爲公真天人也
及讀真誥始知文饒受度青谷先生得僊在華陽
洞作童初府上帥主始學道者爲之一快剛褊燥
急害道不淺戒之慎之

人有氣質褊急而心無伎刻有外貌和雅而中實
險傾外和中險狐蜮等耳此豈可亦謂之長者乎
器度寬舒心術仁厚其爲君子何疑觀文饒寬中
卒證大道魏陽元稱天下長者遂生南真領衡嶽
三教中斷無褊急之聖賢明矣寬窄恕刻俱得之
稟氣然亦可以矯揉陶鎔安于佩弦西門佩韋古
人知此矣

人之褊急有絕可笑者王述名士觀其食鷄子事
非復人情近代士人勅左右逐蠅一節大堪捧腹
其母與一戒板令戒暴怒怒發輒以戒板擊人褊
心難除如此哉余貽李維貞書自敘治怒心力良
苦數年之後始就調和乃今庶能忍辱矣然猶覺
稍費照管御下之時照管一或不到便微發煙火
急撲之卽滅有撲有滅是知根猶未芟也

周嘉

周嘉字惠文仕汝南郡爲主簿王莽未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訶賊曰卿曹乃人隸也爲賊旣逆豈有還害其君者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規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寔駑怯不能死

難帝曰此長者也

禮震

禮震平原人光武時師事歐陽歙歙爲汝南太守
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千
萬餘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于餘人至
自髡剔者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
內獲嘉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
歐陽歙以贓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
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
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

已死獄中歛椽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
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疋

楊政

楊政字子行光武時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後范升
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
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曰范升三娶惟有
一子今適三歲孤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
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脅猶不退
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卽出升政由
是顯名

李善

李善字次孫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
家相繼死歿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
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
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
自哺養乳爲生漚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
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間
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
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

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涪陽過李元家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乃拜墓哭泣甚哀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至道病卒

鄭弘

鄭弘字巨君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楚王反發覺以疏引贛贛被收捕疾病於道亾沒妻子皆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贛訟罪明帝覺悟卽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

朱寵

鄧騭自殺大司農朱寵痛騭無罪乃肉袒輿觀上
疏謂宜收還冢次樹立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下靈
因自致廷尉帝意頗悟乃還葬騭等兄弟皆得歸
京師

陸績

楚王英以謀逆連及太守尹興陸績時爲尹興掾
逮者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詞

廉范

廉范字叔度請召皆不應明帝永平初隴西太守
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范知事譴
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
之范乃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未幾融
果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
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是我故功曹邪范訶之
曰君困阨瞽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因病范隨而養
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

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
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
漢與楚王同謀反亂天下汝不與朝廷同心而反
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以爲漢等皆已
伏誅不勝師友之情罪當萬死帝怒稍解問范曰
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袁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
曰袁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
貫之由是顯名

樓護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
媪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
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于我義所當奉
遂養呂公終身

繆彤

繆彤字豫公汝南邵陵人也和帝時仕縣爲主簿
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
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
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湛
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
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爲起墳塚乃潛穿井旁
以爲窟室晝則隱窻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
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

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

孫斌

孫斌桓帝時爲衛相門下掾初第五種以糾發中
常侍單超兄子匡姦賊并劾超超積懷忿恨遂以
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蓄
怒以待之種始爲衛相以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
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閻子直及甄子然曰第
五使君當投齋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
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
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

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
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
遂得脫歸

景毅

景毅桓帝時爲侍御史子顧爲李膺門徒膺以鉤
黨收捕而顧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
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
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李膺

李膺字元禮桓帝時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按經三
府太尉陳蕃却之曰今所考按皆海內人譽憂國
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
致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
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
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
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及陳蕃免太
早里屬意於膺帝崩陳蕃竇武共秉朝政連謀

卷之十五
二十七
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爲長樂少府
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
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士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
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請詔獄
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

郭亮董班楊匡

梁冀旣殺李固杜喬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
罪固弟子郭亮未冠左提章鉞右秉斧鑕詣闕上
書乞收李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臨哭不去喬故
椁陳畱楊匡號泣星行至洛著故赤幘託爲夏門
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詣闕上書並乞二公骸
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遂與亮班皆隱
匿終身不仕

王成

初李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爨歸鄉里爨年十二姊
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豫匿爨託言
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茲基皆死獄
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
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
乃將爨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
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
旣誅爨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

朱震胡騰張敞

曹節既殺陳蕃竇武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客悉
誅之蕃友朱震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
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椽胡騰歛武尸
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爲已子與令
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

孫賓碩

趙岐桓帝時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孫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趙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其時岐以爲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

後戶下前檐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如
今面色變動卽不有重恐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
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
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
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
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醞酒快相娛樂一
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
第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
郡守刺史太尉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

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
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尉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荆
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
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爲行喪也

巴肅

巴肅字恭祖辟公府稍遷拜議郎靈帝時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名以記之

公孫瓚

公孫瓚字伯珪靈帝時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
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服詐稱侍卒
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
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酌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
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瓚
瑩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旣行於道
得赦還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靈帝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
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
托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
輦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
地而去

朱儁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爲縣門下書佐好義
輕財漢靈帝時本縣長山陽度尚薦儁于太守尹
端以朱儁爲主簿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
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徑齎數百金到京師賂
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
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孔融

孔融字文舉年十六時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刊章于州郡以名捕儉儉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抵于褒不遇儉見融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相國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

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獻帝時拜融
爲北海太守曹操以楊太尉彪與袁術婚將誣以
同逆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
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
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云此國家
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
今纓綬縉紳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
朝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瞻誰不解體孔融魯國
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

趙戩

李淮旣殺王允屍允于市莫敢收者故吏趙戩棄
官收葬之

尾敦

公孫瓚誣劉虞與袁紹等謀稱尊號斬虞及妻子於薊市傳首京師故吏尾敦于路刼歸葬之

田疇

田疇字子春好讀書擊劔董卓遷獻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嘆曰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于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舉疇時年二十二矣虞署爲從事疇乃歸自選家客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二十騎俱往乃間行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固辭不受朝廷尚其義二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

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我疇
荅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
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
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旣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
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
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
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
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
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
不可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百姓歸之至五千餘
家袁紹及子尚皆辟之不就曹操征烏丸疇進計
討破烏丸欲封疇疇不受遼東斬送袁尚首於操
操令敢哭者斬疇往吊祭操亦不問

臧洪陳容

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拯我
洪時爲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袁紹請兵將赴其
難紹不從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與
通紹興兵圍之城陷生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曰
洪力劣不能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
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
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
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曰仁義豈

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爲賊洪同日死不願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王脩

王脩字叔治漢獻帝時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曹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悉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屍操欲觀脩意故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嘉其義聽之

龐涓

龐涓字子異漢獻帝時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
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
臨商喪死不赦涓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
託詣猛門裒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
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楫請爲主簿後郡
人黃昂反圍城涓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
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涓欲伏劍二郡感其
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已陷楫死涓乃收斂

楫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曹操聞之辟爲掾屬

孫禮

孫禮字德達後漢獻帝時初喪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旣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温恢恢嘉之具白曹操各減死一等

孫瑾張逸張瓚

劉虞獻帝時爲幽州牧被公孫瓚所殺故常山相
孫瑾椽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
口然後同死

戴就

戴就字京成仕會稽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
奏太守成公浮賊罪遣部從事薛安按倉庫簿領
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
辭色不變容又燒鋸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
可熱燒斧勿令冷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
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
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
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

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
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扞扞
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御
命固宜申斷寃毒柰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
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駮忸行無義就考死之
日當白于天與羣鬼殺汝于亭中如蒙生全當手
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卽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
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
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牽招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
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
京師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
刃共殞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
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
由此顯名袁紹辟爲督軍從事

沮授

袁紹與魏太祖操於官渡戰敗紹與子譚單騎退
渡河沮授不及紹渡爲人所執詣太祖授大呼曰
授不降也爲軍所執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
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
州失策以敗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
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
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
死爲福太祖嘆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太祖厚

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

王朗

王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爲莒令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爲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大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郭憲

郭憲字幼簡曹操時爲郡功曹以仁篤爲一郡所歸韓約失衆從羗中還依憲衆人所多欲取約以徼功憲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達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肯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時曹操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達等送約頭到操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

操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由
是名震隴右

邴原

邴原字根矩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
不就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畧雄氣遼東
太府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
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原匿
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旣而
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已害今政已
去君之 不除之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
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

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文資送政家皆得返
故郡後歸曹操辟爲司空掾

梁習

梁習字子虞與王思俱爲西曹令史因直日白事
失曹操指操大怒敎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
習代往對已被收執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
死操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
義士乎

關雲長

曹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死報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及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于袁軍

袁渙

袁渙字曜卿劉備爲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爲袁術所命召布擊術于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畱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

事將軍也如一日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後布破渙歸曹氏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
嘗爲備舉吏獨不賀

鴻苞集卷之十五終

